

婚姻家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吕森的小金库

汪露露突然发现,自打有了孩子以后,自己和父母的关系虽然近了,但婚前的生活状态又浮出了水面。在他们眼里,吕森和自己永远是孩子,无论他们是不是已经身为人父人母。只要是在父母眼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限制,而且在父母面前根本就不能提钱,在他们看来,汪露露和吕森这代人,永远是花钱无数、大手大脚只会享受的群体。

没有孩子的时候还好,小两口关门过自己的日子。可目前的状况是,自己在月子里,父母哪有不来的道理。

没孩子之前,汪露露的目标是什么?是买房、买车、生娃娃。尽管家里条件不差,可仍然是买房要贷款,买车要存钱。钱不要也就算了,老公留在身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除了让自己怀孕以外,连个名字都起不出来,汪露露一想到名字就觉得头痛,毕竟要给孩子上户口的,要抓紧时间了。

“吕森,你能来一下吗?”汪露露觉得吕森和自己分了心,连言语上都显得小心翼翼。

“马上来。”吕森正在洗手间内擦地,自打有了孩子那天起,他觉得全家人不是围着孩子转,就是长在洗手间。

“孩子的名字还是不要花钱起了。”汪露露咧着嘴抬了抬麻木的胳膊,“你想想,要是花100元取名,肯定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自己起。花5000元起名,就算起出来了,也有不甘。你怎么知道他们起的名字就能保证孩子的未来,你能保证现在孩子的名字与别人不重名,能保证今后不重名吗?”

“可不是嘛。我也在犹豫,所以没敢自己做主,毕竟你才是领导,我得听你的。”吕森用刚刚清洗过的手巾给汪露露擦脸,“看你,出了这么多的汗。即使安了空调你和孩子也只能间接受益,心疼死我了。”

“我倒没什么,就是苦了孩子。这么热的天还要在我怀里吃奶,不抱还不行。抱着就热,大人都热成这样,何况这么小的小东西呢。”汪露露和吕森两人低头望着孩子。此时此刻,霖霖吃得正香,嘴边溢出一股白色液体。

“叫吕欣洋好不好?”汪露露突然想到这个名字,她抬着望着吕森,希望征得对方的同意。

“你起的,我没意见。”吕森觉得这名字很不错,“爸,妈,孩子叫吕欣洋好不好?”

“一般。再考虑考虑吧。不急。”汪明才和葛承艳没有正面回答。

“算了,我不想费脑细胞,你花钱去起一个好的。千万不要让我爸妈知道。”汪露露想到吕森藏了5000元钱,不如用这个方法把钱套出来。

“你准备花多少钱?”吕森不知汪露露用计。

“5000元的吧,要起就起最好的。我们霖霖什么都不差,不能亏待孩子。”霖霖吃饱了,小脑袋往后一仰,睡着了。

汪露露轻轻地放下熟睡的霖霖,站起身来换衣服。“他吃一顿奶,我出一身汗。月子里不能洗澡,要是再不换衣服,非疯了不可。”

“我现在闻着就有股子臭味儿。”吕森讪笑着,“5000元太贵了,我们可拿不出那么多钱。”

“是吗?爸妈说他们给了一万元红包,你只给了我5000元,剩下的那5000元在你手里吧?按理说应该能拿出来。”

“这个……”吕森语塞了。

14



官场风云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秦大江石场出事了

等大家吃完饭,秦大江和曾宪刚也来到了老乡政府。会议室灯光通明,人声鼎沸,侯卫东到了上青林乡,这还是第一次开夜会,凭直觉,他感到晚上开这个会不是好事。果然,会议开始,晃胖子脸色就变得格外认真严肃,语气冰冷:“每年县里下给我们的死亡指标只有五个,都是给煤厂下的。谁知石场也出了事故,今年镇里安全工作又要被县里批评,田大刀石场的安全事故,我们必须好好总结。”

所谓死亡指标,是县政府在年初下给各镇的一个允许企业死人指标。只要在这个指标以内,安全生产都算合格。青林镇有好几个煤厂,死亡指标是5人,这个指标从理论上说起来很无聊很荒诞不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却是一个很实际的指标,也是一个得到大家认同的指标。

“现在我宣布镇党委、政府的决定。”“从明天开始,上青林地所有石场全部停产整顿,由企业办进行检查。什么时候符合安全要求,就什么时候恢复生产,哪一家企业符合要求,哪一家企业恢复生产。”

上青林石场全部停产以后,沙益路立刻无米下锅,公路建设被迫停了下来。交通局副局长朱兵带着项目经理梁必发直奔上青林。

由于马有财县长率领包括秦飞跃在内的十名镇长到山东寿光考察农业,镇里就只有一个老板——书记赵永胜。见面之后,寒暄几句,朱兵直奔主题,提出了恢复生产的要求。赵永胜考虑了一会,道:“沙益公路是县政府的重点工程,我们肯定要支持。可是上青林石场才发生了安全事故,如果不进行整治,再出问题谁也负不起责任。”

此时沙益路已是到了全线施工的紧张时期,工期拖延一天就多一天的成

本。曾昭强给朱兵下了任务,无论如何也要保证碎石供应。朱兵道:“赵书记,矿山企业出安全事故是难免的,我们的安全措施只是将事故降到最低。所以县里每年才会下死亡指标,沙益路是县里的重点工程。李县长是指挥长,他指示一定要保证碎石供应。”赵永胜靠着大班椅,沉吟了一会,道:“朱局长,这样办,我们派企业办到上青林去搞安全验收,安全达标的企业就可以恢复生产,不符合的还是要限期整改。”

达成协议以后,晃胖子和企业办主任李国富带了三人,跟着朱兵一道上山,通过检验,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就只有狗背弯石场一处。芬刚石场由于是合伙企业,虽然侯卫东极为重视安全事故,可是涉及到投入,就不得不考虑曾宪刚的意见,安全措施不如狗背弯石场这么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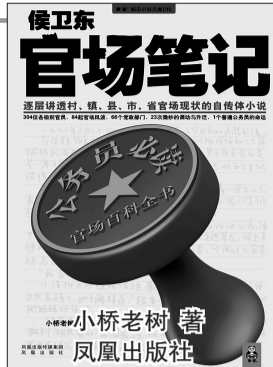
最后经过协商,镇里同意狗背弯石场恢复生产,其他的石场进行整改。这直接影响到沙益路的碎石供应。

眼看着施工受到了影响,曾昭强亲自给赵永胜打了电话,将县长马有财也抬了出来。赵永胜只得同意让上青林石场全部上马。

除了田大刀石场,另外三个石场就重新开工,狗背弯石场的压力顿时就减轻了。在热火朝天的生产中,1995年如期而至。沙益公路进入了扫尾阶段,用石量大大减少。

1月9日,侯卫东早早地来到了狗背弯。十点半,忽然从石场外跑进来一个人,他惊慌失措地道:“不好了,秦大江石场出事了。”

青林石场用炸药的模式是用风枪打炮眼,将炸药装进炮眼里,用导火索点燃来进行爆破。导火索有慢索有快索,遇到特殊情况,还有哑炮,最危险的就是这



种哑炮。秦大江石场有两个放炮员,一个有放炮证,另一人的放炮证正在办理当中。今天当班的恰是正在办证的新手,他遇到了一个慢索,这个慢索也慢得稀奇,整整慢了二十多分钟。这个新手耐不住性子,认定这是一个哑炮,谁知刚刚走近哑炮,灾难便发生了。

这一次死亡事故更加惨不忍睹,放炮员被炸得血肉模糊。更准确地说,被炸得支离破碎,另外还有几人被飞起来的碎石伤,幸好这几人全是轻伤。

等到侯卫东跑到秦大江石场之时,石场已经围上了许多村民。侯卫东顾不得礼貌,不客气地将村民推开,冲进了秦大江石场。

秦大江如泥塑一样,眼神涣散,站在石场前。他的石场有二十多米的高,石壁一层层切上去,站在下面感觉特别壮观,在他脚下有一段血淋淋的身体,头不在了,只是大部分的躯干。

村委会主任江上山也来到了现场,他踩着脚道:“到场镇抬一口棺木来,把蒋三收拾起来。”可是看着蒋三的残体,无人敢上去收拾,最后,江上山和侯卫东两人爬在堆积成小山的乱石前,一边呕吐一边将身体的碎片看着这一

秦大江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侯卫东认识这个蒋三,他的两个哥哥都是蛮横之人。如果他们来了,秦大江恐怕无法应对,拉着秦大江,沿着公路就朝山下走,让他暂时待在何红富家里。

33

重温历史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郭朝东把常辉叫到家里密谋

周海光在商店里,笨拙地挑选衣服。今天是七月二十八号,唐山大地震的忌日,也是文燕的生日。他要给文燕买一件生日礼物,最后还是在售货员的建议下买了一条连衣裙。

文燕的宿舍里,桌上摆着蛋糕。墙上,是向国华一家的照片,文燕和文秀站在桌前,面对照片和蛋糕。文燕喃喃地说:“爸,妈,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你们的忌日。我和文秀站在你们面前,我们很想你们。爸,妈,我会照顾好文秀的,文秀和海光生活得很幸福,你们放心吧。”



七月二十八日的夜晚,唐山是一个燃烧着火焰与哭声的城市。所有的地震幸存者都走上街头,在街头焚烧冥币。所有的街道都燃成火龙,火光把一个曾经寂静的城市勾勒出辉煌的剪影,投向天穹。

黑子也跪在熊熊的火光中烧纸。远远地,看着何大妈,文秀、文燕,他号啕大哭,只有在众人的哭声中,他才敢哭出自己的声音。别人哭死人,他哭活人:“妈呀,我想你,我来看你了。妈,你的儿子不能再给你尽孝了……”他朝着何大妈连连磕头。

也许,整个唐山只有郭朝东没走到街上去哭,他在自己的家里烦,什么也干

不下去,也不知道干什么。他把常辉叫到家里,“常辉,我待你怎么样?”郭朝东待常辉坐下,便问:“怎么这么说话?你待我像亲兄弟一样,咱俩没得说。”常辉笑:“那好,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本来不想找你帮忙……”郭朝东打住,看常辉。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这条命是你保的,你就直说吧,跟我还有什么客气的。”常辉忙表态:“我叫你去杀人……公安局要找的那个瞎子女孩。”郭朝东的眼直了,直直地盯着常辉:“杀瞎子……我……我……”常辉的腿颤,舌头也颤。“她的眼睛很快就要复明了。”郭朝东咬着牙说:“郭……处长……银行的事……是你……”常辉看着郭朝东很害怕。郭朝东点头:“一旦她认出了我……”“郭处长,你叫我干啥都行,杀……杀人的事我不敢干。”常辉的全身都颤了,颤着跪在郭朝东面前。

“你想活命,只有杀了那个孩子,如果我完了,你就也完了。你在地震时发国难财,诬告周海光,还有包庇我,你想想你还能活吗?”郭朝东的眼睛盯得常辉发毛,好像郭朝东要杀的不是孩子,是他。跪着,颤,说不出话。

“没出息的,给我站起来。常辉,咱俩是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跑,只有杀了那个孩子,案子就变成了无头案,永远也破不了,保住了我也就保住了你。我可以给你提干,让你过上好日子。”郭朝东反复申明利害关系。常辉颤抖着看郭朝东,似郭朝东在颤,像地震中积木一样的楼房。

周海光带着文燕来到新建成的SOS儿童村,建得很漂亮,红色的楼房掩映在绿色的树林中,绿色的草坪上堆叠着假山,流着潺潺的水。

“文燕,这就是你父亲生前的愿望,这个村子可以收养一千名儿童,不久就可以开村了。来儿童村工作是有严格规

定的,具体的还是请民政局的张大爷给大伙说说,他比我懂。”老张说:“SOS儿童村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慈善组织,是以家庭方式抚养、教育孤儿。并用SOS这个呼救信号,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帮助那些在灾难中幸存的孩子,使那些在灾难中幸存的孩子重新得到母爱和家庭温暖。来儿童村工作的妈妈,要求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把小爱化作大爱。在儿童村工作期间,妈妈是不能恋爱和结婚的,还要有爱SOS儿童村的精神,我们对妈妈们的审核也是非常严格的。”

几个姑娘听了目瞪口呆。一个大胆的姑娘说:“爱孩子们,我能做到,可不恋爱,不结婚,我觉得就难了点。”海光走近文燕说:“文燕,你们那个孤儿院要合并到儿童村来,你考虑一下,下一步去哪里工作。”文燕点头,点得沉重。

地震中,东湖周围最惨,片瓦无存,由于地震前就是塌陷区,震后也没有重建,这里成为空白。市区建设中清理出来的大量废墟就都拉到这里,堆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市里干脆在这里填土叠石,种树栽草,搞成一个最大的花园,成为人们更喜爱的游乐场所。

小冰的眼睛日渐好转,就是闷,整天喊出去走一走,黑子和颜静便带她到东湖来玩。他们在卵石铺就的小径上走,小冰要去划船,颜静说:“小冰,你要听话,要是小心眼睛弄上水,就不好办了。”常辉悄悄跟了上来。

颜静和小冰坐在草地上,面对湖水,等黑子。小冰说:“阿姨,这个公园是什么样子,我妈以前怎么没带我来过?”颜静说:“这个公园是新建的,是咱唐山最大的公园。等你眼睛好了,阿姨再带你来玩……”

小冰闻到花的香气,要花,颜静去给她采花。

27

游泳票送完 欢唱票接上 后“马拉松”时代 我们去阿凡达免费欢唱

订一份全年《郑州晚报》

7小时欢唱 红酒一瓶 两份果盘 小吃两份 一扎欢乐壶果汁

免费

即日起,只需144元成为《郑州晚报》新订户,便可成为阿凡达时尚先锋队队员,欢唱于“潘多拉”星球等多大主题场景中!13时到20时7小时尽情欢唱,还可独享红酒1瓶、果盘2份、小吃2份、欢乐壶果汁1扎!如果您是上班族,也不用遗憾和懊恼,只需提前预约(每日限房10间),就可于20时之后的黄金时段免费欢唱,红酒套餐照送!

300位名额,超级优惠,心动速来! 报名电话:13838146042